

是谁，圆我人生“四梦”

□一禾



40载春秋，恍若一梦。从青年到老年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教师到记者，从记者到作家，每一个10年，我都在人生路上迈出惊喜的一步，是谁，圆了我人生的4个梦？

教师梦（1978—1988）

改革开放第二年多雨的季节，17岁的我，初中毕业走出校园，回到草香泥泞的村庄。

面对8口之家青黄不接的生活，我把烦躁装满书包，压在家里的老柜下面。扛起挂上屋檐下那把生锈的锄头，趟着露水走向田野。父亲的草帽遮不住我矮小、单薄的身影，还惹出母亲连雨天一样的心情和潮湿的面容。

一棵玉米苗被我争气的锄头拦腰斩断，就像我有气无力的人生路上青春一片灰暗。接过父亲的犁耖出七扭八歪的汗颜，有风吹来一棵蒺藜，透过妈一针一线纳就的鞋底，扎进我的脚心，带血的疼痛滴在无精打采的豆秧上。

春天的垂柳摇曳一池鹅黄，紫燕唧唧衔来一个瓦蓝如洗的消息。

村里缺一个像《人生》中高加林一样的民办教师，有的说那肯定是村支书的儿子，有的说可能是村长的外甥女，母亲长舒一口气：盆大的雨点也落不到咱娃头上！父亲抖落一身尘埃，望望雨后天边的彩虹：听说改革了，要全乡统一报考。

那年8月，丰收的季节，红榜像两道彩虹，贴在乡政府的大门两旁。排在最前面我的名字牵出母亲眼泪一行行。那天晚上，月亮挂在老宅门前的大杨树上，母亲借月光在菜地里摸摘一筐青涩的西红柿，全家围坐煤油灯旁品尝我金榜题名的喜悦。

从此，我手持教鞭实现了一个乡下娃当上人民教师的梦想。4年后，我又名列前茅，考入通榆师范学校。

记者梦（1988—1998）

父亲是十里八村的土秀才，可他的文字像院里的笨鸡，总转在房前屋后、墙头草坪。我青春年少，壮起胆子把一篇篇稿件，鸽子一样飞出村庄。电子里的新鲜事儿，“电匣子”一播，金谷点头、葵花曼舞、高粱小酌；报纸一登，一字一句涌来父老乡亲波浪一样的夸奖。

从山村小学校写到十里八村，一篇新闻故事《沈家的杀猪节》在全省获奖。改革洒下尊重人才的雨露阳光，一纸调令如梦中彩蝶引领我走上通榆广播电视记者的行列，从此，实现了一个乡下娃人生的第二个梦想。

难忘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洪水，从南到北，一片汪洋。朱镕基总理亲临我的家乡。我荣幸被指派往胡家店灾区现场采访，把总理对人民的爱一点一滴写进新闻报道，《朱总理牵挂灾区教育》一篇在国家喜获殊荣，我第一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。后来又出版了40万字的纪实文学《报道总理的小城记者》，这本书记录了改革开放通榆大地涌出的人和事，当然还有我自己作为记者，跻身改革潮头，书写新时代各行各业大发展、大变化的骄傲和荣光。

作家梦（1998—2008）

一条文字码成的船，在我梦里前行。露出水面的是新闻，沉在水下的是文学。新闻引领我站立船头浏览湖光山色，文学让我潜入水底探寻生命的奥妙。

我没有在《报道总理的小城记者》里迷失方向，我的视觉顺着母亲一根根白发重返生我养我的故乡。积劳成疾的母亲在我实现记者梦后就匆匆离世，不孝儿子开始重温血脉亲情和人间冷暖。文学名家陈忠实、张笑天、施战军联袂推荐我的一部《远去的村庄》，我用感恩的心记录父母深情、田园风光。不管作家梦多么色彩斑斓，都不如原始的亲情、爱情和乡情那么令人神往。

“特殊人才”得到了组织的认同，这一年，我满乡愁走进了白城《绿野》编辑部，实现了当作家的梦想。从此《鸟知道》《村庄的声音》叩响了《人民文学》的高贵门庭；从此故乡的《打碗花》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上开放；从此故乡的《大段河母亲河》流进了《中国作家》；从此《羊在前路呼唤》一声声回荡在《文艺报》记录上；从此《色彩中的故乡》把改革的靓丽铺展在《光明日报》上……

鲁院梦（2008—2018）

鲁迅文学院，中国作家的黄埔军校。这里，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。2010年秋天，我把故乡打成行囊徘徊在北京八里庄北里，进入鲁院第十四届作家高研班学习深造。这一年，初识了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；亲历文坛大腕云集祝贺鲁院建院60华诞，还有《人民文学》年度奖的颁奖盛典。

120天，我把鲁院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写在日记里，毕业时我交上了20万字的《鲁院日记》，鲁院常务副院长、著名作家白描题写书名，我的导师著名作家艾克拜尔·米吉提撰写序言。

这一年，鲁院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不久，莫言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，这再次证明，没有一个改革开放、日新月异的强大祖国，哪有中国作家在国际上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尊严。我的文学创作和全国千万万作者一样，从莫言获奖汲取力量扬帆起航再出发：我的脚步，从辽宁鸭绿江断桥到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；从新疆阿勒泰到吉林的长白山脉；从江西的滕王阁到内蒙古的阿尔山；从山东莫言故居高密到北京的老舍茶馆……今年我的一部新著《鸟知道》，留下我跋山涉水的生态文学之旅，也向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、献礼。

这时，我的父亲倒在了故乡生长的大片大片甜草的土地上，当年母亲月光下摘的那筐半红半绿的西红柿，早已熟透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滴血眷恋。小村子，父亲咔嚓作响的算盘声，那是酝酿儿孙梦想的摇篮，我人生奔跑的起点。

我梦圆时，父母坟头已经长满葱葱蒿草，掺合一束束挂满露珠的打碗花，啊，那是二老心血染成我梦想的花环，我的文字总在异乡长夜书写永久的思念。

鹤

乡

老

兵

□李秀军

情感氧吧

老爸是抗美援朝老兵，从15年前老人家去世的那刻起就很想写写他，但是每次坐在桌前伏案追忆，皆因思念太深而无法下笔，开篇几次都无奈搁笔。

他老人家常说：“人得知足，别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人得活出个样。”此话一直伴我至今。

听说奶奶讲，老爸的命很苦，5岁就没有母亲，出身贫寒，读了不到一年的私塾，就给人家打短工。1950年3月，他自愿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不到18岁就当兵去了朝鲜。自小他的性格就非常倔强，不服地主的剥削压迫，更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狼子野心，他铁了心参军保家卫国。老爸不顾年龄小，不怕困难，不惧山高路远，冒着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危险，穿着大表姐给的羊皮袄，步行80多公里来到开通县兵役局。带兵的了解到他年龄不够，不符合参军要求，好心劝他回去，可他执意不肯，便悄悄跟着去了火车站，找到带兵的军官说明来意。他的真诚和坚定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于是他破格录取了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。参军之后，老爸被分配到陆军步兵81师241团一营机枪连。随后坐了三天三夜的“闷罐车”，奔赴朝鲜进入了战火纷飞的战场。

老爸丢掉了赶牛鞭，扛起了火箭炮。在连长、指导员、特别是老班长的帮助下，很快掌握了射击、瞄准、发射等基本的枪法。老爸在世时经常念叨与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班长曲祥。那时候，因为老爸年龄小、个子不高、力气差，每当行军时都是曲祥默默地帮他背炮弹，手拉着手前进，经常鼓励他英勇作战，还介绍他入党。据老爸讲，在朝鲜战场，他们大多数是白天在森林、山洞、战壕里休息。晚上，摸爬滚打冲向指定地点，或转移到安全地方。常常是头上鬼子飞机轰炸，地上鬼子围追堵截，很艰苦。老爸常说：“抗美援朝的胜利，就是因为共产党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志愿军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。”

在我的记忆里，老爸一米八零的个儿，眼睛不大，但炯炯有神，性格内向，平时话语较少，可谓忠厚老实，一辈子没见过他请客送礼，更谈不上收礼了。脾气暴躁，据理力争，是真理坚持到底，因此得罪了很多人，特别是乡村领导，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他对村里的五保户非常好，每逢年节都叫我把我五保户孟二爷请到我们家吃饭。我们兄弟姊妹7个，他从没打骂过，尤其是我，备受宠爱，可能因为我是家里长子的缘故吧。

我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老爸在下乡回来的路上捡到一条10多米长的缰绳，按理说已经分到户了，这绳子可以派上大用场的，可老爸却把它交到了生产队。邻居们知道后都说老爸傻，可老爸却说：“这是公家财产，我是党员干部不能这样做。”他在村上干了一辈子，没有私贪、挪用过集体的一分一文、一草一木。他走后没有给我们儿女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，但却给我们留下了高尚的道德品质。

晚年时，老爸仍然保持军人作风，将近70岁了，还早起早睡，每天忙个不停，而且还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有一年秋天，他应邀去山东我大表哥家串门，看见人家种植芝麻既高产又值钱，就选中优种带回10斤种子。开春时，他指挥弟弟和弟妹在自家地里试种，结果天随人愿，半晌地的芝麻产了1000余斤，以每斤8元的市场价全部卖出。这事在屯里传开了，邻居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很多人前来求教。大家都说，只有大胆试验，我们复兴屯才能真的复兴啊。

俗话说：“七十岁有个家，八十岁有个妈。”这话一点不假。每逢春节或者是老爸的生日，我都会在家陪他小住几天，因为妈妈有病走的早，他又不喜欢县城的生活，在农村都是老邻居的说话办事方便自由。记得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爷俩便躺在火炕上，听他讲志愿军英勇杀敌的故事……

光阴荏苒，一晃老爸离开我已经有十几年了，但他那些语重心长的话语，一直激励我努力学习、认真工作、爱国爱家，鞭策我做有一个有梦想的时代新人。

神秘女人

□荒野石头

闪小说

强子上QQ的时候，有个女人发来要求加好友的信息，通过了之后，两个人聊了起来。

强子先自我介绍，说了自己居住的城市，女人说真是巧合，他们离得很近。还说老公在外地工作，平时自己一个人在家。女人很关心强子的学历、身高、体重、爱好等等。强子一一作了回答，说自己大学毕业，在一个局机关工作，身高一米八零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平时喜欢锻炼，他们经常视频。女人说强子很帅气，强子看女人很漂亮。慢慢的，两个人聊出了感情。

一天，女人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请强子去帮忙修理，强子满口答应，按照女人说的地址，很容易找到了女人的家。弄好水管之后，女人请强子吃晚饭表示感谢，还喝了点酒，两个人自然就发生了关系。

后来他们又在一起几次，女人说她怀孕了。强子很紧张，女人却笑着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赖上你的，我自己处理好这个事情。

不久，女人的手机打不通了，QQ留言也没有反应，强子再次去了女人的家，敲门，早已换了住户。房子的主人说，原来的女人是外地的，具体是哪里的谁也不知道，她只是暂时租住了我们的房子，前几天退房走了，不知去向。

大概在前年吧，回婆婆家，发现50多岁一向朴素的婆婆居然新扎了耳洞。婆婆还兴冲冲地告诉我，用半年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一副金耳环。我笑婆婆，这么大年纪了还受那罪干吗，花那么多钱买两只耳环戴上有什么用？不如买吃的。

婆婆的脸马上就有难看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光兴你们年轻人穿高筒靴子，大冬天穿裙子，什么时穿什么，就不许我老太太赶时髦呀！”我一时口结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事后老公怪我多嘴，说婆婆年轻时，为了孩子和这个家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，现在儿女都成家立业，条件好了，自己想打扮打扮，指望跟你说说，夸夸她，高兴高兴，你居然说了那么一番话，真不知道事儿。

老公说话虽直，但是挺在理，女人哪有不爱美的、哪有不爱打扮的，只是年轻时，把精力和财力都给了这个家，只好委屈着自己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发誓，以后一定不要打击婆婆追求美的心，不仅如此，还要帮她实现追求美的梦想，让她和年轻人一样，感受时尚带来的快乐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经常叫着婆婆去逛商场，看时尚的服装、鞋子、配饰。带她去买羽绒服，婆婆选了个蓝色的，我拿一件暗红色的让她试穿，她说：“这件不太鲜亮了吗？”我说不好亮，这样才显得年轻呀，你试试，婆婆一试穿，果然比蓝色效果好了，乐呵呵地要了。商场里来了七分袖带大扣子的羊毛上衣，买给她。她一见，坚决地摆手说：“这可不行，哪穿得出去呀，还不被人家笑话吗？半大老婆子了，不比你们年轻人。”我说，这本来就是你们这个年纪穿的，你穿出去，保准老姐妹们羡慕你。婆婆便开心地试穿，居然舍不得脱下来。在我的鼓动下，婆婆买了坡跟的皮鞋，一改她平时贯穿平底鞋的老样子，她还把头发烫了。

有了我帮着打扮，婆婆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再像整天围着锅台转的老年家庭妇女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与她的老姐妹们在一起聊天，少不了聊穿戴，别人都夸她越来越年轻、越来越时尚。婆婆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都是儿媳姑娘们羡慕我买的，这么大岁数的老婆子了，弄得跟老妖精似的，都怕让人笑话呢！”但是听着老姐妹们羡慕的话语，她心里那个美呀！

现在，婆婆买东西都会叫上我帮着拿主意。带着婆婆逛时髦，不仅使婆婆得到了快乐，还促进了婆媳之间的感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寸草心

□覃光林

带着婆婆赶时髦

佳作浅评

去年读过《锦书来》，今年又遇《纸声远》。来也好，远也罢，信笺与日记都是流露自家情感的私密文字。在当事人来讲，是不欲与外人道的。亏了时光流逝，世事变迁，因缘际会，让后人得以与它们欣然相遇。如此说来，岂能不仔细品味，暗暗琢磨个中滋味？

“写人日记，纯粹是为了自己疗伤、化解。”苏珊·桑塔格一生写了近百本日记。写日记的用意因人而异，除了疗伤、化解，旨在记录、回顾、积累均有可能。不管用意如何，张冠生却不是就日记讲日记，而是以日记为源头牵扯出更宽广辽远的历史背景，进而提炼出日记作者的精神特质。

抗战烽火蔓延至家乡，丰子恺拖家带口流徙辗转至广西桂林，在桂林拿起教鞭，每日记其所感，遂成《教师日记》。在给学生们上课时，丰子恺挂出组画4幅。“其中一幅描写日机轰炸惨状，画面上一位母亲背着一个婴儿跑向防空洞躲避。婴儿头部已被弹片削掉，母亲尚不知晓。”学生见此画后竟哄堂大笑。次日，丰子恺严肃斥责，他在日记中还还原了师者的怒火：“此画所写，根据广州事实，乃现在吾同胞

间确有的惨状，触目惊心，莫甚于此。诸生不感动则已矣，哪里笑得出？更何来哄堂大笑？”字里行间，一片爱国赤子心，令人铭感不已。“但我觉得对你们这种人，画的技法还讲不到，第一要矫正人的态度。”几十年前的这份心声，今日并未过时，言犹在耳，回响不绝。

1938年12月12日，德国人拉贝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，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，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。”张冠生说：“且不说拉贝为保护中国

然自适；人生顺境时的快意，人生逆境时的神伤，人生挣扎时的无奈与仓惶，统统被囊括其中。与此同时，必须注意的是，人的性情于日记中露出些许端倪，需要一个细节来支撑，否则日记便失去了亲切可感的温度。

潘光旦以下对上的直言敢谏、风骨铮铮；浦江清对陌生人于兵荒马乱时伸出援手的感激；王云五在英国购书之后的去留难舍；纪德的敬惜字纸与痴迷阅读；曼古埃尔对读者身份的执着与热忱；魏特琳的勇毅果敢与大爱无疆。再看看郑天挺于1946年1月16日日记中提及自己的阅卷：“先将弥封试卷十五分各编一号码，粗阅过然后分题按号详阅，较其优劣定分，先录于纸，阅毕一题，审视无异乃登于试卷。俟五题均毕，积其总分，登于卷前，以求公允。”张冠生评曰：“如此为师，今天可谓高尚，当时只是平常。其师德来自教养，教养来自庭训，庭训有言教，更有身教。”读到这样的评说，我只需照搬即可。其他有缘读到此书的读者，兴许会心生与我同样的感受。

言简旨远，是张冠生《纸声远》的行文风格。正如多年未曾踏足江湖的高手，随意的一出手总能让人赞叹。纸声虽远却仿佛在近旁回响，这是快节奏时代的温故之情，读之品之赏之，令我忍不住频频回首。品读日记，仿佛遇见并守住了一段凝固的光阴，是何等幸运之事！

书名为“纸声远”，实则可以被视作片段性的传记。青春时光的意气风发，中年时的停滞不前，老境来临时的悠

脉脉此情谁诉

——读张冠生《纸声远》

□张家鸿

张冠生在《纸声远》中，记录暴行，需要多少时间？何等心志？怎样的担当？“他用一己单薄的身躯，从日寇的屠刀下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？”《拉贝日记》不属于拉贝一个人，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，它是华夏儿女的精神财富。